

E-mail:hdzk@ycwb.com

10月22日-24日，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研讨会将在中山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将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分组参与讨论。如何看待“当代文学”概念的争议？当代文学研究在历史化进程中存在什么困难？当代文学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针对这些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金庸粉丝众多，文学史上有“《子夜》模式”，《欧阳海之歌》卖了2000多万册……

# 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 建议当代文学暂缓修史

**羊城晚报：**有个说法，“当代无史”。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里，会不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张均：**的确有这种说法，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仍然很多。2019年我曾做过一次统计，到该年为止，以各种名称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已有88部。当然，强调“当代无史”的原因在文学史编撰领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编撰文学史必须根据一定的历史哲学、文学史观念来展开，但70年来，中国的史观、文艺观急剧变化。即使是完整经历这些变化的学者，也有可能被变化所塑造。这种塑造不一定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向塑造。然而文学史研究需要比较中立、客观的叙述，可能不太容易达到。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建议“当代文学暂缓修史”，先不要写了，暂时停下来，但估计很多人未必同意。

**羊城晚报：**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文学研究专家已经转向做文化研究，比如黄鸣春、朱大可、张柠，您怎么看他们的这种转型？

**张均：**近年来当代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有的评论家在文本阅读批评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哲学与批评体系，令人欣喜。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则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在文化研究的眼光里，一切都是文本，所以他们的研究就跨越了过去纯粹的文学审美范畴，研究方法也有极大的拓展。当然，这也有争议，因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毕竟来自西方，针对的主要是大众文化，这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差异比较明显。

**羊城晚报：**其实这也是一个个人兴趣或个人学术定位的问题，包括传统的文学研究、批评，允许各有分工，不必强求？

**张均：**当然是探索越多，学术发展越好。学者宜取兼容并包的心态。学界发生的一些争论，有时候是理论与逻辑之异，有时候也夹杂着一定的争夺话语权的成分。不过整体而言，我认为这些争论还是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比较起来，电视剧在这方面好像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大江大河》《山海情》，确实比较好地反映了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和重新凝练而成的精神。

**羊城晚报：**在新时代新语境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化，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目标？

**张均：**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方法的创新，它不像古代文学研究或语言学研究那样有相对稳定的方法。也正因为此，这个学科的共识相对而言可能会少一些，争论会多一些。这是正常现象。除了“历史化”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倡“社会学史视野”、“大文学观”，等等，也都有启发性的价值。

## 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

比如金庸，他的60后、70后粉丝奇多。60后、70后成长的年代，可阅读的作品少，意识形态介入很深，所以金庸一出现，对他们来说有如似渴之典。而00后这一代人似乎就不那么看金庸了，他们是在科幻、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其世界观与审美期待已发生巨大转移。所以，金庸无论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都未必是特别能经得起考验的。

但并不是说当下读者只应该读那些最经典的作品。其实，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不处在人类艺术殿堂的顶端，但它们同样具有阅读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它们可能和你生活的时代、和你自己的生存境遇能有更深刻的共鸣。比如，你读《荷马史诗》，不见得就比读反映当下中国生活的作品更能引起灵魂上的悸动。无他，因为这些作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2021年10月17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美编 范英兰/校对 温瀚

A6

壹

## 有关“当代文学”的争议

**羊城晚报：**学界对何为“当代文学”一直存有争议，您是怎么看的？

**张均：**从学科建设、文学教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当然，在学界内部，确实存在一些怀疑和讨论。比如，目前惯例是将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70年文学统称为“当代文学”，但这种习惯性的使用面临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其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当代”当然是指当下，至少是指离眼下、此刻比较近的时期。那么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0年（1949-1976），甚至1980年代，离现在都已经逐渐显得遥远了，再称之为“当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曾建议将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但目前而言，这很难成为文学研究与教育中的现实；其二，也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已长达70年，该有一个必要的下限了，因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尤其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观念、叙事等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前的“当代文学”其实已不是同一种文学，应在“当代文学”之外给予这近30年文学以新的命名。各种意见差异比较大，目前看，大家还是比较接受以“当代文学”概念概指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

**羊城晚报：**这样看来，“当代文学”是开放性的，但如果把时间延长得足够长的话，100年或200年，“当代文学”这个概念还是要起变化的？

**张均：**那是必然。100年后，人们谈论的“当代文学”，肯定不再包括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所有当代文学作品。不过，在目前的语境下，从事“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不大乐于接受对方的“跨界”。究其原因，与现行学科体制下既存的学科利益有关，与不同方向的学者业已形成的立场、方法也有密切关系，改变还需要时间。

E-mail:hdzk@ycwb.com



【活色生香】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 段奕宏是个“难搞”的演员

很多人都冲着段奕宏的表演去看的网剧《双探》，但看完却有些不过瘾，这戏份和人物性格都没有十分出彩啊。

要知道段奕宏是被网友称为“戏妖”的演员，每一道皱纹都在演戏。他的表演有一种高级感，不需要借助激烈的动作语言来塑造角色，却让你感觉他就是那个活生生的人物。就像《双探》里，都是些日常的警察戏，比如一出场就在北京的胡同里倒痰盂，又比如他请大鹏吃饭那场，两人从一种暗中对峙状态转为朋友间的试探，全在那一口一口饭的咀嚼过程中慢慢实现，可是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 读书需要绕远路

常有学生让我帮着开个书单，通常是看了我的某篇评论，或者听了某次讲座后提出的请求。他们觉得，曹老师读了很多书，肯定对书有一个排序，知道哪些是经典哪些是糟粕，肯定有一个强大书单形成的知识体系。

我特别理解学生对好书的渴求，但我一般都拒绝了这种书单请求。两个理由：第一，一般指望别人开书单的人，都不会读书；第二，让人开书单，带着一种在读书上想走捷径的诉求，这不是读书应有的态度。读书是一件需要绕远路的事，偷不了懒，走不了捷径。书单是私人读书的结果，不是可以绕过博览过程而直接享受的结果。

大学者讲课、写文章时旁征博引、休谟、海德格尔、王尔德信手拈来，是因为书单里有休谟和王尔德，或者写文章前读了海德格尔，才“拈来”的吗？靠的绝不是现学现卖，不是百度搜索，不是“碰巧记住了某段话”，而是绕远路的读法。读书时，根本没想着以后要引用，将来写文章时要用到某个论证中，某个场合用一下特能凸显思想深度。开卷有益，博览群书，无功利、绕远路的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俗语佛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广济寺闻藏，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图书馆读不同版本的藏经。经常跟我一起翻阅藏经的还有一些学者、出家人，他们在编一部名为《俗语佛源》的词典。

后来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1907-2000）居士在其所写的“前言”中指出：个别术语，如“手续”一词，一向被认为从日文引用进来的外来语，我早就怀疑它与佛教密宗经典有关，最近请教吴明先生，才得到圆满的解答，证明它不是外来语，而是源自佛典。……又如“相对”、“绝对”二词，一般也被认为因自古日文的外来词，其实也是源自佛教经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大量翻译西文论著，他们用的许多术语，是我国古代佛经译师创造的。我国学人不知根源，忘却祖先劳绩，而以为是日语，连日本人用错了的，也以讹传讹，沿用至今而不觉。

赵朴老的意思是，我们今天认为是日语“借词”的很多词，其来源是古代中国佛教的译经词汇。但这里有一个古代词汇和现代词汇的区别，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近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译介，很多即便是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的词，此时也才获得了现代意义，很多词汇仅仅是词形相同而已。

【横眉热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历史绕不开……

作品失踪，却成为举世闻名的杰作，让艺术史充满了戏剧性，堪称奇事；今天重要无比，当年却默默无闻，这事同样让人揪心，而还不得其解，以为历史太过诡异，开玩笑竟到这种程度。

杜尚的《泉》原作不存，只是后来杜尚奠定了他的艺术史地位以后，一些重要博物馆让他授权复制的。直到今天，这个开创20世纪西方当代艺术的人，对他的评价仍然争论不休。不过，在我看来，如何评价他的成就，或者抨击他的荒唐，其实于他并没有影响。他就搁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绕不开，甩不掉。这才是最重要的。

捷克现代主义小说家卡夫卡所享有的名声，恰恰是他生前

所厌倦甚至惧怕的。他临死前嘱咐他最信任的朋友，把自己的全部小说稿都烧掉，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发表过。正因为他朋友没有去执行这一遗嘱，世界文学史才有了这么一位奇特而伟大的作家。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一部没有卡夫卡的现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1874年，一群落魄的艺术家在巴黎一个著名的摄影棚举办了第一个谦卑的展览，叫“无名画家雕刻家展览”。展览中有一幅描绘日出的油画，笔触零乱，色彩鲜明，一看就知道是十几分钟就完成的那种写生，叫《日出的印象》。展览受到了观众的无



## ●随手拍 沙扒渔船

□图/文 施用和

九月中旬，南海开渔后的阳西县沙扒渔船，清晨分外繁忙。夜里披星戴月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归来，卸下的鱼获在这里过磅装车，再转入到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市场、餐馆、排档乃至家庭的厨房……

灿烂的阳光雕刻着忙碌与勤奋，点染着追求与梦想。

“随手拍”专用稿箱：ycwbwyb@163.com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来世婚姻协议

以往都说，当死亡降临之后，人只能活在愿意记得你的记忆里。钟求是的短篇《地上的天空》，是从前邮局职员朱一围的死亡引起的。朱一围一死，他生前酷爱的藏书，尤其是300多本辛苦积攒的作家签名本，每一本背后都有斑斓记忆，但他的妻子和儿子一本也不打算留，于是召唤他的朋友吕默前来处理。吕默设想，征集与“朱一围”同名的人，转赠这些签名本。这时，女人陈宛出现了，她以20万元买下这些书说是送给自己的同名男友……

至此，在平静的笔调下，我们读到的却是被表象遮掩的秘密和真相。相对于日复一日的生活，人心浩瀚无涯，一再刷新我们自以为了解。那些寄托了逝者情感温度的作家签名本，环绕在朱一围儿子的周围，被他的同学阅读。

据钟求是说，“来世婚姻协议”来源于真事。“我们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这是隔世记忆，班驳陆离，虚无又真实。”这是余华小说《第七天》里的一段话。仰望地上的天空，也许，彼岸世界，不是乌托邦，而是延续的温暖与意义吧。